

大埔梅樹坑公園感賦

這一次重來

總算窮盡路徑

見到水壩中央

流瀉一幅白沫的牆

岔路到此合併成拱橋

跑步的人兩次迎面而來

老夫妻牽著手又分開

一個女子倚欄在拍照

黃昏前陽光反常地耀眼

雨同時綿密地下

仰看薄而廣闊的雲層

我們步進既陰且晴的天氣

記起上一個秋天

我們朝相反的方向走

最後在舊墟的夜裡轉悠

又一次才傍晚就折回去了

總是在蟲聲滿耳

花葉的氣味滲進肺腑時

眺望最曠遠的背景
就有一種微小的顫動

黏著皮膚甩也甩不掉
遼遠的不如想像般遼遠
該說是感時呢
還是源於某種軟弱

沒有捐棄一切只保留
不復置疑的信仰
有人說不介意於
化作鼠肝或者蟲臂

然而那時候我
怕不懂得來尋這路了
倘使有雨也只是
徒然地濕了又乾

總算這一次重來
細看了壩上流水
又談遍此刻
尚與我們無關的事情

(2002.10)